

丛书

乡情， 你是我 永远的珍藏

高红十 著

爱情、友情、乡情
——共和国同龄人的
情感世界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5
517-C1

乡情，你是我

永远的珍藏

高红十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高红十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同龄人丛书)

ISBN 7-5306-2910-7

I. 乡… II. 高…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8430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 19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6.00元

编者的话

1999年，共和国的五十年大庆。

五十年，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

五十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共和国同步。

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共和国同情。

他们经历了最单纯和最狂热，经历了最痛苦和最快乐，体验了最真挚和最虚伪。他们的情感打上了共和国历史深深的烙印。

为此，我们编了这套“同龄人丛书”，记录了他们的情感世界。高红十的乡情故事，人物鲜活，情感纯朴；蒋巍的爱情故事，催人泪下，摄人心魄；肖复兴的友情故事，真诚细腻，珍贵亲切，回味绵长。读读这些真实的故事，感受这代人的多姿多彩多味的人生是我们献给共和国五十周年的礼物。

黄土地上的小山村，给予 17 岁插队知青的乡情，
说远还近，遗忘又难忘。蓦然回首，三十年灯灭鸡啼。

作者题记

三十年灯灭鸡啼(自序)

我站在房子里，手捏一张纸片。纸片巴掌大，上边的字迹曾经炉火纯青颜色，炉子灭火三十年，被沧桑砂洗的字迹入纸三分，令我不能不看不敢细看又不忍久看……

嗖嗖的，北风横扫，落光叶子的老槐树树枝乱摇。还是那不大的院落，还是北风摇树的季节。前方不远处电报大楼钟声依旧东方红一片，新不显新，旧也不见旧。这片房子却明显见老见颓不好意思地破败了。

嗖嗖的，尘沙肆虐，伸手去抹，收获满指缝颗粒，拂去再来擦了又有的颗粒，像悲欣难辨的来路，像不绝如缕的前程。回忆，总爱在北风扑面尘沙砺牙的季节麇集么？

三十年前我来这间派出所转户口，从北京转到陕西延长一个叫黑家堡公社的地方。我从简约的地图上远眺过那个地方，曲曲弯弯的线是延河——当年比黄河还要有名，黑点是黑家堡公社，从公社出发，逆延河而上十里——地图上大约往回挪两指头，就是我要插队的李家湾大队李家湾生产队了。

我那时刚过 17 岁生日，以全部的人生阅历人生经验去想

象，也难揪扯住黄土地的半片衣襟。想不明白索性不想，只顾笑嘻嘻地转户口。我记得程序是这样的。解开户口本紫红色硬壳上的黑色绳结——那绳子像是一根鞋带，取下外皮，取下做为户主奶奶的那页，取下父亲母亲之后，又取下我的。随后把除了我的那张再原样穿进鞋带里系紧。我的那页被留在派出所，从此我像一片孤零零的叶子从家的树上掉下来了。

交一分钱手续费。办户口的民警对我说。三十年后拼命回忆，仿佛一张五官模糊的脸。年轻是肯定的，穿蓝色警服是肯定的，态度平淡是肯定的，其余便隐在三十年白花花的浓荫大雾中。交一分钱手续费。“一分钱”，因为钱数太少令我记住。因为付了这么少的钱完成人生这么大的转折让我终生难忘。

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一分钱在当时能做什么？转50万个户口也才收50万分，合5万毛5千块，这散落在北京各个派出所的5千元转户口收费能干什么？实际又干了什么？

我像一片叶子从家的树上孤零零地掉了下来——这是我三十年后的今天往回倒着找的富有诗意又带点矫情的想象。当时我可没觉得孤零零，孤独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没有孤独感，因为不是我一人走，同校上百人，同班十几个人，分在一个队的还有班上其余三个女生。倒是留在北京的家里人有“孤零零”的危险。

之后陆续这样做的，还有我陆续长大的三个妹妹。说长大也很勉强，大妹妹解绳取页时比我还小，才15岁。她争着抢着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真是“年轻人，火热的心”，不长也

得长不大也得大了！

“少年不知愁滋味”是当年的我们，如今的少年恐怕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星捂着胸口唱“愁”，“想说爱你不容易”，“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唱了半天也没叫人听明白，“愁”的是什么，“愁”打哪儿来。或许如上岁数的智者所说“撑的”。

到底是单号还是双号？年轻的女民警直戳戳地问我。

三十年了，谁能保持三十年不变的清醒记忆。我反问她：长安街北边是单号还是双号？

这其实是一个户籍警的基本功，街道门牌的排序方式，东西走向的街道北面是单，南面是双；南北走向的街道西面是单，东面是双。至少北京的街道眼下是这样排序。三十年前的排列方式应该是身为户籍警的她所知晓的。

我不知道。她如是回答，回答得理直气壮，回答得坦然，倒像是我故意刁难，出一个比她年纪还小的问题考她。不知道。她还加上了摇头，以示她真的不知道。

那天我去插队迁户口的派出所，是想调出属于我的户口底卡究竟在三十年前的哪一天像孤零零的叶子从家的树上脱落的，哪一天？单位正在分房，人人皆知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工龄是计算分数的重要参照，直接影响分房的平米数。而我们这批人插队是算工龄的。我想查查究竟哪一天办理的离京手续，可否多抠出一年工龄——比如头一年12月转的户口呢？

但我一时无法说清当年的门牌号数，现在是5号，当年是否就是5号？依稀记得排过2号，但是记不清了。显然眼下2

号或者5号要从两个不同的堆儿里——感觉是掬在地上，厚厚的尘土覆盖——翻检找寻，找到找不到不敢肯定，能让这位年轻洁净的女民警蓬头垢面是可以肯定的。

京城这么大这么出名的暴土扬沙，一天不揩抹，桌面窗台瑟瑟一层，何况百万千天百万千层尘沙？

那我就在5号和2号都找找吧。女民警说。

三十年前离京的气氛，无论如何谈不上高昂。自己走定了，父母下干校大势所趋，15岁的大妹妹惦记着走，家里很快只剩下一个13岁，一个11岁的妹妹和八十多岁的奶奶三口人。文革走过激烈走过逍遥走在小家庭拆散大集体迁徙道路上，前程未卜前程真的茫茫。我住的那个记不得是5号还是2号的大院子，因为地理位置和中南海红墙仅一条窄马路之隔，说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需要，闲散居民搬走，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一夜之间搬了进来，也就是说，这个院子一下子被军管了。大门紧闭，进出大门要报家长的名字，哨兵对照名单认可，才能放人进去。客人不来了不说，连出门上街买瓶酱油买瓶醋都要不停报家长姓名。到了晚上9点，院里巡逻的哨兵会爬上一楼住家的窗台，半张脸从窗帘上端露出，敲着玻璃让你熄灯，怪吓人的。

不走不行了。

办了离校手续迁了户口，凭介绍信在西单商场买了一只价值27元的帆布箱子，还买了一床线绉被面，我没拿线绉留给了奶奶，我拿的一床蓝花被面的被子，还凭介绍信给爸爸的大衣换了个栽绒领子……其余就是家里自己穿的四季衣服

了。

1969年1月24日离京是肯定的，因为我还留着那张小小的车票。穿得鼓鼓囊囊的我离家后先去学校，从学校集体去火车站。送行的家长凭送行的站台票进站，每个知青发两张站台票，但是送我的家里人决不止两个，好像大点的妹妹都来了，爸妈肯定来了。怎么来的不清楚。我们上车找到自己票面上的座位，推开车窗，头朝外看。车窗口挤满了年轻的脑袋，站台上攒动着成千上万送行人。

有人哭了。特别列车起动，送行音乐响起的时候，许多人哭了。

坐在椅子上哭，挤在车窗上哭，几个人抱着头哭……愿那泪水永远圣洁温热，愿那泪水永恒。

我没哭，很镇定满脸绽笑地冲窗外送行的父母摇着红宝书。愿那笑容永远新鲜，愿那笑容永恒。

父母也没哭，规规矩矩站在白色安全线后边，摇着手里的红宝书，送自己第一个孩子远行。他们以为不哭比哭好，对自己好，对孩子也好。愿那脸上的表情永恒，愿那手中的摇动永恒——其实摇动什么并不重要，经历过三十年来来去去，经见了数不清的送行与被送，人们最后的动作就是摇手，送亲友的车子走，送车上的亲友走，摇手、挥手、招手，愿那蕴含了万语千言的手势永恒！

往后的记忆混响在一片鸡鸣狗吠车轮铿锵汽笛呜咽中，编织进绿的风黄的雨鸭蛋青色石板上零落着李花瓣桃花瓣雪地上高飞着红色头巾的长长锦缎中……

在我走神的当儿，那位女民警已经出来，我第一个感觉是“没找到”，甚至为这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三十年的事，哪有那么容易？第二个感觉是她还得多问我点信息，再回头去尘土堆中扒拉。谁知她抬起沾土的衣袖——对不起不好意思三十年的尘土还是把她弄脏了其实弄脏的应该是我——举着一张纸片，三十年前从我家树枝上孤零零掉下来的叶子，我的那张户口底卡，对我轻描淡写地说，还是2号，5号没有，我从2号找到的。

我拿着那张纸片，心慌意乱，不是因为底卡上的日子不如我的记忆，而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仿佛鼻子贴到透明的玻璃幕墙上，抽去三十年历史的真空。胸口发紧，不动声色的激动。我还没有准备好，它就四蹄踢雪嗖嗖地迎面撞来……

三十年蓦然回首，仿佛“扑”地吹灭一盏灯，灯捻曳着淡蓝色烟缕，四野里鸡啼蒸腾。

目 录

第一辑 李家湾

李家湾	(3)
宣传队	(41)
大队会计	(62)
西川河	(102)
在延安感受三中全会	(151)

第二辑 信天游和陕北人

信天游	(171)
刘 老	(179)
小三的月亮	(186)
扇儿扇儿落一落	(194)
七里村	(199)
最迟来到最先走	(203)

第三辑 知青后

《理想之歌》问世前后.....	(219)
回延安.....	(227)
脖子.....	(237)
知青后.....	(241)

第四辑 诗二首

回延安.....	(279)
传说.....	(283)

第一輯

李
家
湾



李 家 湾

一、李 家 湾

17岁那年，我离开北京前往陕北黄土高原插队的村子叫——李家湾。

李家湾是赫赫有名延河旁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面河背山。山无名，比照着像人脑瓜顶，就叫了个脑畔山。黄土高原大凡这种背山而居的村庄都有个脑畔山。庄户人心有灵犀，呐喊着——上脑畔山揭地（耕地），上脑畔山拿粪，上脑畔山发送某人即给某人送葬……便起身朝那地块走了。不会错的。来往践踏于庄户人自己的脑顶，还是土地爷的脑顶，不去想他。

延河在此处拐了个弯。可能李姓人最先在河边平滩地跑马占荒安营扎寨，村名便唤做李家湾。

无论按“赵钱孙李”的百家姓序列，还是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国情，李，都是大姓。

中国历史最红火发达的唐代，就是老李家当皇帝。

让明朝崇祯皇帝在京城景山歪脖树上吊死，让响箭在故宫大匾上生根的起义首领，也是陕北米脂的李姓农民，叫李自成。

天高皇帝远。李家湾的百姓不懂这些，也根本没想搞懂。1935年就红了又叫解放了的这方土地上的子民同共产党的政治贴心。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共产党的九大，李家湾麦场高吊的喇叭里广播中央委员的名单。那些土眉土眼的庄户人除了念叨“毛主席大救星”，“陈永贵是咱受苦人的代表”，再就是数姓李的有多少。播音员齐越读罢了，吃烟人也数清了：14个。比姓王的少一个，可比姓张的还多出两个——极大地满足了李姓人的优越和自尊。

往下，李会计报出十天半月的工分，李队长派出第二天的农活。月乏星稀，天都困歪了。回窑睡觉去。李队长说。于是，李姓的多数和非李姓的少数拖拉着鞋，抄着手，向自家龙门走去。虽然中央有那么多李姓的委员做大官，可地里的土疙瘩，碗里的面疙瘩，还要靠没进中央这些人自己扒拉。

人比人，活不成。多亏他们不比。

李姓人中有几户是后改的。李姓婆姨死了男人，要寻一个顶那男人位置的人。有愿打的有愿挨的有愿上门顶替的。上门的这个汉子便要改姓李。李家湾有两户李存余、李存高，原来姓余，姓高。顶门的汉子比原来男户主地位低，干活不少，待遇上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的亏欠，如同退休、离休之差别。儿女对后爸爸的态度总是不够恭敬，仿佛那人白用了他们娘。想想他们也难。顶起一户不相干的旁姓，甘心灭了一脉相承的祖